

文/杨书卷

# 冷漠的爱：人类与野生动物的相处之道

身为局外人，可能会对动物学家 **Lynn Rogers** 近日所受的遭遇难以理解：美国明尼苏达州自然资源部不允许 **Rogers** 再进行黑熊的研究，理由是他和黑熊太好、太亲密了！

在美国，**Rogers** 是一位颇具知名度的科学家明星，他痴迷于研究黑熊已有多年的历史。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Rogers** 是一名大学生时，就已经对黑熊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他发现，雌黑熊统治着所生存的区域，并将其传给自己的女儿。而且，相较于坚果和浆果充足的年份，食物供应量较低时，黑熊会更多地去镇子上寻找食物。在此之前，针对动物社会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黑猩猩和大象这样群居的物种中，黑熊基本上是独居动物，所以 **Rogers** 的研究有可能是独一份的。此外，**Rogers** 也喜欢在电视上频频露面，和公众一起来分享他研究工作的点点滴滴。

但是，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现在却深陷纷争。不过，也许从披露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出端倪：在丛林中，**Rogers** 正在亲密地拥吻一头黑熊！

其实，最初 **Rogers** 的研究方式与其他科学家并无二致：设置陷阱，为捕获的熊打镇定剂，然后给它们带上无线电项圈，并远距离观察它们。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Rogers** 开始与熊一起散步，一起玩乐，每次长达 24 到 48 小时，渐渐与熊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到最后，那些熊居然能主动配合 **Rogers** 带上项圈。

**Rogers** 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他相信，和黑熊的友好相处能让自己更好地研究它们的日常行为、饮食习惯、生态环境和社会交流方式，但有些科学家并不认同。自然资源部的熊类研究者 **David Garshelis** 就是最激烈的一个，他坚持说，**Rogers** 正在做的事情根本不是研究，而是一种消遣性的喂养，就和喂鸟一样，只不过成功地证明了人类可以与四处游荡的熊为邻。威斯康星大学的野生动物

生态学家 **Timothy Van Deelen** 口气较为缓和，但也认为 **Rogers** 的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因为他的存在改变了熊的行为。

**Rogers** 针锋相对，引用了一份 2003 年关于灰熊的研究报告，认为相对于自己的方法，那些为了抓捕熊而伤害它们或者利用镇定剂杀死它们的研究所获得的数据更加扭曲。而且，**Rogers** 还得到了世界级科学泰斗、著名黑猩猩研究者 **Jane Goodall** 的大力支援。**Goodall** 认为，如果 **Rogers** 的研究被终止，那将是一个“科学

对大型的高等野生动物，应该具有一种“冷漠的爱”，即尊重它们、保护它们，但要远离它们，尽量不去干扰它们的自然生活。

的悲剧”。

没人怀疑 **Rogers** 对黑熊的热爱，即使是那些认为 **Rogers** 目前的研究有问题的人也非常尊重其早期的贡献。但从大量的照片可以看到，**Rogers** 与自己研究的黑熊之间俨然已成为了一对彼此有着深厚情谊的老朋友，这是否确实破坏了科学研究的规则？即使是 **Goodall**，这位为了观察黑猩猩，度过了 38 年野外生涯而誉满全球的女科学家，也曾在这点上深刻反省过自己。例如她说不应该用香蕉给她的黑猩猩朋友，因为这样做有可能改变了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而在科学研究中，任何有使结果产生偏倚的行为，都必须尽量避免（9 月 4 日《中国科学报》）。

有关 **Rogers** 的事件还在继续，不过，抛开科学研究，人与动物的亲密接触确实有潜在的危险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Simon Anthony** 研究小组就给出了这方面的证明：他们首次估算出哺乳动物中，尚未被发现的病毒可能有约 32 万种，联系到 10 年前 SARS 曾经的肆虐，这个数据确实对人类有着警示作用。

科学家使用的方法是统计学结合实地调查。他们在孟加拉国雨林中采集了 1800 多个飞狐蝠样本，飞狐蝠是体型最大的飞行哺乳动物，经化学检测并结合统计，研究人员共发现了 58 种病毒，其中只

有 5 种为已知病毒。全球共有 5486 种已知哺乳动物，研究人员据此推算，哺乳动物中应该还有约 32 万种病毒仍未被发现，而且其中约占 15% 的病毒极难被发现。

这是一次探索全球病毒多样性的尝试，将有助于更好地监控与更快速地检测由动物传递给人类的疫情，也促使人类更深入地思考与野生动物相处的方式（9 月 3 日新华社）。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与动物，尤其是较为高等的大型动物的关系也日趋复杂。目前，和人类关系亲近的，有“农场动物”、“实验室动物”和

像猫狗等宠物型的“陪伴型动物”，一些国家已赋予这些动物道义上的权利，禁止虐杀、虐待，“陪伴型动物”的地位更为特殊，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而与这些动物相对的，则是大型的高等野生动物，它们有着自己的族群、自己的家园、自己的进化道路。有科学家认为，对这些动物应该具有一种“冷漠的爱”，即尊重它们、保护它们，但要远离它们，尽量不去干扰它们，让它们遵从天性，并遵循自然界规律，这才是对它们最好、最正确的“爱”。

但是，对于科学研究来说，这也许很难做到，因为要成为动物学家，首先就要基于对动物的热爱，将人类的情感投射到研究的动物身上，可能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和 **Rogers** 相仿，**Goodall** 也有许多和黑猩猩一起嬉戏玩闹的照片。看来，对于科学家来说，职业道德还需要他们有一种“克制情感”的理智行为。

因此，明尼苏达州自然资源部门野生动物研究的管理者 **Lou Cornicelli** 才有以下这种说法：“**Rogers** 的研究其实是在训练熊通过人类获得食物，而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Goodall** 在她研究的早期便停止了喂养黑猩猩的举动，而 **Rogers** 喂养熊的程度比她走得更远，我想知道如果她听说了此事会怎么想。这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无论对人类，还是对熊来说。”■